

## 解讀共機擾臺的戰略意涵

Explain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behind PLA Aggression  
towards Taiwan

林穎佑 (Lin, Ying-Yu)\*

國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

### 壹、前言

自 2016 年 1 月，大陸軍事改革後，共軍經歷相當程度的變化，不論在打、裝、編、訓上都有相當大的改變，也在這些變化中日益朝向現代化，需注意的是除硬體裝備外，共軍在演訓與軍事行動上，也開始出現與過往不同的特點。最大的原因在於，除共軍空軍機種更新外，空軍戰略也從過去的「國土防空」轉變成為「空天一體、攻防兼備」戰略空軍，代表在任務上會有不同於過往的表現。特別是對中國大陸（下稱：大陸）在反映國際與兩岸事件時，除透過外交部與國臺辦發表強烈聲明之外，近期也開始利用共軍做為對外表態的工具，其中特別是在空中兵力（除傳統海空軍的航空兵，近期也有媒體將範疇涵蓋陸軍直升機航空隊，因此本文使用空中兵力泛稱）之運用。相對於其他軍種的演訓，空中兵力的運用較具彈性，同時可以針對特別突發事件進行立即表態。這也是近期共軍經常在臺海周遭運用兵力之狀況。

\*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博士、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；研究專長：中共軍事研究、資訊安全、印太戰略。

## 貳、外交表態之工具

近年美國官員、國會議員或政界重要人士來臺時，都會引起北京強烈抗議，最大原因在於其認為代表外國勢力的介入，同時對國際而言，無論是現任或是前任與美國官方有關人士訪臺，都具有「領頭羊」的象徵意涵，對於我國國際能見度絕對有加分作用，這都是大陸所不樂見狀況，自然需要嚴正抗議。但除外交部門抗議外，如何使用軍事武力在對我造成威懾同時，也能將訊息傳達給美國與國際，這就是近期大陸運用共軍表態的主要目的。

事實上，共軍大型軍演都需要策劃的時間，大多會在年初即已律定，是否真能在面對國際重大事件時立即反應，自然便是疑問。而空中兵力平時都有既定的飛行訓練，特別是在2016年大陸軍改後，共軍對於我周邊海空域的飛行次數皆明顯增加，而在面對特別狀況時，空中兵力的運用，透過架次的增加，以及飛行航線與區域的變化是可以對我造成威脅，同時將抗議的訊息傳達給國際的目的。因此，可以觀察，當美方政治人物來臺訪問時，便是共機可能會提升飛行架次以及飛越臺海中線的時機，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直接對我施壓。

若從軍事角度上觀察，共機飛越臺海中線雖在政治外交上有相當意涵，但並不能有效發揮軍事上效用。飛越中線的少量戰機在起飛後，自然會被我方雷達與防空飛彈嚴密監控，能發揮的效用有限。而在我防空識別區（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，下稱：ADIZ）西南區飛行的共機，經常是架數有限，但卻使用多次飛行以及多架次的行動來期望達到傳達訊息目的，這也是共機近期飛行的主要目標。

另一觀察的方向在於，2020年爆發的新冠肺炎對大陸經濟確實造成相當程度影響，其中暴露行政管理以及中央與地方省市之溝通協調問題，都讓大陸內部對於其施政有所懷疑。對北京而言，藉由國際事件或是與臺灣有關的事件，以強烈的措辭以及部隊行動，是有效吸引民眾目光與轉移注意力，達到「出口轉內銷」之對外強硬立場，實為對內表態的目的。

## 參、軍事戰略上需求

從軍事角度觀察，可看出演訓之意義。自 2016 年大陸推動軍改以來，共軍在「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種主建」原則下，落實一體化聯合作戰，並多次強調實戰化訓練，這都可從近期演訓中觀察。有別於過去的國土防空戰略，共軍在取得先進戰機後，也開始將飛行距離延伸，嘗試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。自 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後，大陸便了解美國會以航空母艦做為介入臺海之主要兵力。因此，如何整合共軍各軍種的裝備以達到「打航母」目的，便是共軍努力改進的方向。故從共機的飛行區域來看，除在南海的飛行之外，近期也積極在我 ADIZ 西南方飛行，最大的原因應與東沙島，以及該區的海底地形有關。

從地緣戰略上觀察，東沙島位於臺灣海峽南端，處於易攻難守的地理位置，但其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相當高，若能以海空兵力封鎖東沙島，自然也能封鎖臺灣海峽南端，對我海上交通運補線造成威脅。故若從飛行路徑上觀察，可以看到共機多半在我本島與東沙島中間的空域飛行，企圖嘗試切斷我本島與東沙島之間的運補路線，達成實質封鎖目的。甚至有可能與從北部戰區出動航空母艦配合，對我進行南北封鎖夾擊。近期也開始結合電偵機與轟炸機，飛經巴士海峽到太平洋，藉此除達到對我封鎖之外，也開始模擬對我東南方海域進行戰鬥飛行，最大的原因在於若臺海發生軍事衝突時，美國海軍最有可能出現的位置，便是在臺灣本島東北方以及東南方兩位置，自然也是共軍必須先進行戰場經營之要點，這些戰略目標都逐步落實於近期共機飛行行動中。

此外，除一般常見的戰鬥機與轟炸機外，近期共軍也派出反潛機在該海域飛行，最大的原因在於該處海底地形相當適合潛艦作戰。有別於淺海的臺灣海峽，在我 ADIZ 西南邊有一較深的水域，可進行潛艦伏擊與其他水下作戰。無論是封鎖臺海或是拒止外軍，潛艦都是相當重要的兵器，甚至對我國軍與美軍來說，該處也是可以對大陸海軍造成威脅的重要地區，說明該處實為兵家必爭之地。大陸多次派出反潛機在該處出沒，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收集水文資料，或追蹤水下潛艦。在在顯示該位置呈現的戰略效益。

## 肆、空中戰術上觀察

共軍近期空中兵力演訓中，多次凸顯多機種編隊飛行的特性。機群編隊作戰除需要地面指揮管制的高度配合之外，更需要演練在不同天候環境下，不同機種從各自機場起飛時的集結點，以及在執行遠海長航任務時的飛行，這些能力皆非一蹴可及，自然需要多次的熟飛訓練方可完成。特別是隨著北斗三號系統啟用，在定位、導航、授時（Positioning, Navigation, Timing, PNT）與各型載具上的結合，這些新的科技與裝備都需要時間讓共軍官兵熟悉。此外，「空戰出英雄、地勤一半功」是永遠不變的真理，在共機架次提升與增加各種任務時，地勤維修保養的能力是否能跟上軍改的脚步？特別在戰區主戰的原則之下，戰區聯指中心在各基地空域管制上的掌握能力，都會需要透過實際的演練證明。這些都是軍改後共軍空中兵力密集演訓背後之可能目的。

從共機的機種搭配也可以反映其操演的科目。雖說近期共軍新型戰機陸續出現在臺海周遭空域，但單純的殲擊機出動並無太大的意義。相反的是在多機種聯合飛行上，可以看到未來中共空中兵力的任務方向。若出現轟六類型的大型轟炸機，其代表的意義可能是在演練對美國海軍的空對艦攻擊，可以與美軍當時在南海或是臺海周邊的演訓做出比較與觀察。共軍的機群演訓可能也在演練對美軍的區域拒止與反介入作戰（Anti-Access/Area Denial, A2/AD），也正是觀察共軍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最好時機。

另，共軍也不認為單憑單一軍種就可以對美軍造成足夠的威脅，必須結合火箭軍、海軍、空軍，甚至戰略支援部隊的聯合作戰，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目標。故在近期共機的行動中看到，海空軍機種的合作，以及多次在西南 ADIZ 附近出現的直升機，都可從聯合作戰的角度觀察；若出現的是反潛直升機，則代表附近可能有大陸海軍艦艇在附近出沒，甚至與運-8 反潛機進行聯合反潛操演；但若是陸軍航空隊的直升機，則有可能是在進行更大的聯合作戰演練，甚至不排除有可能與新成軍的 075 兩棲突擊艦進行聯演的可能，這都是未來可持續關注的方向。

此外，更需注意的是空警 500 空中預警機，以及各種高新系列的電戰

機與電偵機，這些大型特種作戰戰機所代表的意義，在於看不見的電磁戰場上對於制電磁權的爭奪。現代空戰除了飛行員素質之外，更強調在電戰系統的整合，代表除戰機本身性能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預警機與地面指管，以及戰機之間的資料鏈結合，軍改後的共軍在戰區主戰的原則之下，空中預警機除偵蒐之外，兼具空中指管作用，更是多機種編隊作戰中的指揮中心，其重要性可從近期的飛行路徑中觀察，其應是在相對較高空域且居於機隊殿後的位置，並由前面殲擊機群掩護（由於公開資料中雖然有共機飛行之大略位置，但無高度資料，畢竟空中為立體空域，從不同高度也能分析其演練的戰術）。共軍也了解，若空警系列為現在空中作戰的戰場中樞，自然也會是我國軍攻擊的首要目標。而高新系列的電戰機與電偵機，更多次嘗試刺探我西岸的電偵死角，對未來作戰進行戰場經營。因此，在這些編隊飛行中，特別是涵蓋掩護、電子對抗、制壓及打擊集群的「空中打擊編隊」並演練多機種編隊時的空中/地面的指管體系運作，以及多機種協同空戰制導權、多機協同目標與火力資源分配，都是為達到「全疆域到達、突擊、打擊」能力。而空中打擊編隊，勢必借鏡美軍在空中作戰相關經驗，如何將預警機、電偵機、電戰機、殲擊機、轟炸機，甚至結合無人機，所形成的空中打擊編隊發揮作用，這就是近期共軍空中武力演練之重點。

特別是在今(2022)年的俄烏戰爭中，再次證明制空權的重要，且即便保有高空制空權，但在進行地面密接空中支援(Close Air Support, CAS)依然有可能遭到地面單兵低空防空飛彈攻擊，若使用高價值重型戰機如(殲-16、Su-30)並不適合擔任此類任務，而殲轟-7又已過時，性能不符合現代作戰，陸航直升機在這次俄烏戰爭中也證明難以在密集的飛彈中生存，這或許會讓共軍會重新思考對於制空權之外，在對地攻擊任務上的機種選擇與編制上進行調整。

2022年3月，有媒體報導稱共軍殲-20匿蹤戰機與美國F-35戰機在南海近距離接觸，之後在一場專家座談會議上，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(Kenneth S. Wilsbach)證實，兩軍先進戰機在東海上的近距離遭遇，其中在評價殲-20時指出，最重要的是共軍對這架戰機的定位，是類似F-35那樣可以執行多種任務，甚至做為網狀化攻擊中的重要節點或是偵蒐的感測

單位，藉此導引其他火力攻擊，以成為整合多用途的先進戰機載臺為設計目的；或是像 F-22 以爭取制空權為主，並兼具部分對地攻擊能力的空優戰機使用，對戰機本身的定位自然會影響其戰術的運用，以及在空中編隊打擊中的角色任務，值得後續關注。另在該次座談中，美軍將領也指出更需關注空警-500，因為在遠程空對空飛彈與視距外的攻擊系統上，空警-500 應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。這也代表未來大陸空中兵力在系統整合上之重要。

目前共軍主要航空兵部隊有俄羅斯製造與大陸自製的兩種戰機，雖然在後勤整備上，大陸承襲俄羅斯指導，在許多裝備上或有共用之處，但在最重要的系統上，俄製裝備是否能跟大陸自製系統整合介接？同樣在俄烏之戰中，再次證明無人載具的重要性，無人機與有人機之間搭配，以及無人載具在臺海周遭的使用，各軍種之間的系統整合，這些是否能在戰區指揮體制之下，發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效用？或許都是未來共軍軍事行動中值得觀察的重要方向。

此外，2022 年 4 月，大陸派出運-20 前往塞爾維亞運交其所購買的紅旗-22 地對空防空飛彈系統，引起各界關注，其最大的意義在於證明共軍戰略運輸能力的提升，這是否代表其已經具備戰略空軍的能力，尚待證實，但運-20 的出現確實讓共軍的兵力投射能力有所成長是不爭的事實。而運-20 除未來與共軍空降兵軍結合，所展現的戰略運輸能力之外，更需注意的是以運-20 為基本載體所開發出來的衍生型機種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共軍新型空中加油機運油-20 的發展。運油 20 無論在運載量與航程上都遠勝過去共軍的轟油六，讓共軍未來的空中部隊飛行距離能更為延長。而運油 20 是否能跳脫出過去轟油六的加油管路問題，是否能幫大陸自製戰機以及俄製戰機同時加油？還是依然受限於型號不同所帶來的限制？這也是未來需要觀察之方向。

從目前在我空域周邊發現之共機，除在海峽中線以及西南 ADIZ 的行動之外，也可以看到共機開始在臺灣南部巴士海峽，甚至在臺東太平洋部分進行飛行任務，這也代表過去認為較為安全的我東部基地，現在都有可能遭受到共軍空中攻擊。我在臺東多以 F-5E/F 擔任部訓機任務為主，但在敵情變化之下，是否會隨之應變，甚至在東部是否需要設立新的戰備跑道，皆是未來思考調整的方向。

## 伍、代結語：虛實結合新戰爭

空中兵力是最能直接對外表態的工具，近期共軍重視對空中兵力之發展，亦為不爭事實；甚至會結合大陸國防部或是戰區發言人在記者會時，加大對演訓的宣傳力度，將演訓更具針對性，這也是近期大陸經常運用的手段：將實際的軍事行動結合官方宣傳，以畫面與強硬的言論來加強宣傳力度，以達到戰略上的「虛實結合」，欲對我社會造成輿論壓力，更可能結合不實訊息進行認知作戰，期望造成我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。如宣稱我失事軍機為投共叛逃，或是遭共機干擾而導致意外等，都是大陸對我認知作戰的新發展。同時，在我軍機前往驅離時，更多次利用廣播對我飛官喊話，並且將其錄製成影片在網路上流傳。故對我而言，除須重視傳統的軍事威脅外，亦不能忽略各種謠言之影響，若未予立即澄清，而任其在網路流傳渲染，極有可能在群體中發酵，引發不良效應，不可不慎重以對。